



《沙家浜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京剧样板戏，它讲述的是新四军与日本兵斗智斗勇的故事，其中人物原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宁德籍的战士。宁德常出勇将雄兵，而陈挺将军更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。

陈挺（1911—2005）宁德福安市白石乡山头仔村人，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，1961 年晋升少将，成为闽东第一个开国将军。

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干将

上世纪初，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，但在交通闭塞、经济落后的闽东地区，这场革命的脚步却姗姗来迟。1930 年，渴望迎来新气象的陈挺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传奇。

这是陈挺一生最重要的一年。在此之前，他和许多渴望翻身的农民兄弟一样，做过许多杂活，给大户放过鸭子、打过短工。

由于家庭贫困，这时他离家当篾匠学徒已有 3 年之久，整日随师傅出门干活。渐渐地，闽西共产党闹革命和朱毛红军为穷人打天下、分土地的故事在乡亲们的口中传开。由于官匪勾结，闽东地区常有农民自发反抗欺压的事件发生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陈挺对这支“只问其声，不见其人”的红军队伍充满向往，同村的詹如柏兄弟进城读书后，也时常回乡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陈挺对革命的渴望与日俱增。

令他又惊又喜的是，原来詹如柏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而且是中共福安县委的负责人。

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，詹如柏带着陈挺到了村后山一处破草棚里，压低了声音，慎重地询问了陈挺对共产党主张的看法和立场，过程就像进行一场严肃庄重的面试。“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，为穷人打天下，推翻国民党？”陈挺一想到将来革命成功了，穷兄弟都能过上好日子，这是何等的好事。他爽快地答应了，并在那年的年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年陈挺 18 岁，当时他根本没想到，在 80 多年后，他作为一名篾匠投身革命的故事依然被乡亲们口口相传。

1931 年夏天，中共福安县委成立了一支秘密游击队，陈挺是队伍的骨干力量，并参加了多次以夺枪为目标的袭击土豪、地主的行动。

第二年春末，领导层决定对兰田村一户陈姓地主下手。不同于以往的“小打小闹”，这地主一家有三兄弟，将 4 栋房子连成一体，阴森高墙内还豢养着一支 10 多人的民兵武装，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这次行动策划了数月之久，最终游击队等到了一个好机会。中秋

前的一天，地主家里的民兵都去邻村看戏，游击队趁他们看戏回来放松警惕夜晚熟睡之时动手，最后以零伤亡的代价夺取了 18 杆长短枪，为壮大队伍打下了基础。此次行动被称为“兰田夺枪”，打响了他们“闽东北工农第一支队”的旗号，掀起了闽东各地农民武装斗争的热潮，为从武斗到智取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
紧接着，陈挺所在的队伍先后攻克了棠溪和赛岐，形成威逼福安、震慑闽东之势，并在 1933 年初与第五支队合并，成立了第十独立团。陈挺担任短枪队队长兼军需，成为一名干将。

叶飞亲封“虎将”

参加革命之初，陈挺就显现出过人的“虎胆”，屡建奇功。做交通员时，他怀揣地下党的信件，遇到警察盘问，也能镇定从容地应对；攻克棠溪时，他同队员乔装成路人混进敌人后方，由内而外瓦解敌人武装；他甚至曾在只有一句话的指示下，带领队伍，袭击城关化蛟的国民党军队。1955 年，叶飞到革命老区后洋村视察建设和生产情况，用了“虎将”一词来形容陈挺在战场的英勇表现。

回溯 1934 年 5 月 14 日，第十独立团的首次野外攻坚战在福鼎秦屿打响了。不过，秦屿的反动民兵早已垒砌土墙，架起土炮，负隅顽抗。战斗从凌晨僵持到第二天的中午。

陈挺多次请示团长让自己带队冲锋，然而时机却未到。一次集中火力的冲锋失败后，队伍不得不暂时休整。伴随着疲劳和饥饿，队员们心中的怒火被米酒越烧越旺。

在一片高涨的情绪中，陈挺再也克制不住自己，仰头将碗中的米酒一饮而尽，把碗往桌上一摔，喊道：“愿意跟我去打的人都来！”

“怎么打？”

“冲！”

“还冲？我们已经冲了 4 次了。”

“民团子弹不多了，这我听得出来。”陈挺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。

正好福鼎游击队闻讯赶来，给予了弹药补给和火力增援。拗不过陈挺的请求，团长最终答应了。

得到准许后，陈挺迅速组织队伍，潜伏到距离敌阵仅 180 米的低洼地里。他高喊一声“冲”，一呼百应，队员们边打边冲。面对突然出现在眼皮底下的红军，秦屿的民团大惊失色，他们没想到这么快红军就卷土重来，不少民团的人早已回家休息。

于是，在民团措手不及的情况下，陈挺率队打入围墙之内，势如破竹，不到 20 分钟便占领了秦屿。这一战是红军第一次在当地攻下大镇，惊动了整个闽东。不久，闽东苏维埃政府便在福安柏柱洋的斗面村成立。

1935 年 4 月，叶飞任命陈挺为人枪最多的红四团团长。当面对众多将士，喊出了“将革命干到底”的决心后，陈挺不负众望，很快就打了漂亮的一仗。

当时红四团在福鼎仙蒲活动，得知国民党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前来追击，陈挺迅速作出战略调整，利用地形优势，在仙蒲的枫岔头展开伏击。

在战斗前，陈挺计划得十分周详，部

署了断后、扼头、拦腰切割等战术。等敌军进入伏击圈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陈挺率先朝最近的敌人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，顿时，山林内枪声大作，国民党军队已无处周旋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他们就消灭了敌人，还缴获了上好的枪械。

战后，陈挺回忆：“枫岔头伏击战，是反‘围剿’后打得最利索、伤亡最少而战果最突出的一战。”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低迷的闽东红军和工农群众的士气。

坚持闽东最艰难的三年斗争

1934 年 8 月下旬，国民党正规军进入闽东，闽东红军彻底暴露了反“围剿”军事经验上的不足。为了保存实力，陈挺只好带着部队东躲西藏。紧要关头，他挑起了大梁。

“干革命就要干到底！”虽然不少刚入伍的人当了逃兵，陈挺依然坚持带队打游击。他训练新兵打靶、整顿队伍、搜集物资。即使如此，局势仍在一天天恶化。

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。闽东地区的群众已无法像从前一样供给粮食，战士们只好沿路买剩饭，边走边吃，经常一两天吃不上饭，更令革命雪上加霜的是，叛徒的出现导致许多同志牺牲。部队回旋余地越来越少，不断减员，一度不足 300 人，革命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。

在闽东革命遭遇“寒冬”时，陈挺的堂兄曾上山劝陈挺弃枪回家，照顾一直在盼他回家的母亲。想起母亲，陈挺心头阵阵发酸，但为了让天下穷苦的同胞得解放，他摇头拒绝了。

在此期间，闽东百姓的不饶斗争，让陈挺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。为了彻底剿灭红军，敌人对红军基点村和群众毫不留情，不仅洗劫、破坏村落，还残害百姓。但是群众支援红军和革命的意志却没有动摇，他们不顾生命危险，上山为红军搭建草棚、站岗放哨，自己仅有的衣衫、棉被和粮食都捐给了红军。

1935 年春，陈挺臀部长了个碗口大的疮患而无法走动，住在村民家里养伤。休养期间，村里乡亲嘘寒问暖，让陈挺深深感到了军民鱼水之情。有了群众的支持，红军的力量开始恢复，病愈不久，陈挺又马上投入了战斗。

1935 年冬至 1937 年春，陈挺带队利用闽浙边界有力的地形，开始突破敌人包围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陈挺积累了不少反“围剿”的经验，开始放开手脚，屡建奇功。后来，队伍在镇安开辟了庆元、景宁、泰顺、云和等大片游击区。

1936 年 8 月，陈挺和红军领导人范式人制定伏击仙宫岗敌人的作战计划，再次上演了枫岔头伏击战的胜利，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战果。

陈挺并不是一个只会冲锋陷阵的“愣头青”。1937 年春，陈挺带着部队南下福州，路过闽侯雪峰山，得知雪

峰寺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班。陈挺成功动员了敌人投降，不仅保证他们的安全，还给每个人发放回家的路费，做到了孙子兵法追求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陈挺率部队在宁德亲母岭以几人轻伤的代价，伏击了国民党军队 100 多人。战斗结束后，他将民族大义放在首位，不仅放了全部的俘虏，还为俘虏中的伤员包扎治疗，将重伤者送返。

亲母岭伏击战为闽东红军三年斗争画下了漂亮的句号，此仗让闽东国民党当局十分动容，不得不开始与闽东红军进行谈判。接着，陈挺带着闽东红军们投入到了全国抗日的革命战场，成为新四军麾下的一支劲旅，并延续着自己的虎风，屡次创下以少胜多的战绩。1961 年，陈挺晋升为少将，成为闽东第一个开国将军。

福将“从来不会受伤”

陈挺不但足智多谋，福运似乎也特别旺。回想其一生戎马，还真是每次都能转危为安，除了最初当交通员时留下了一块伤疤，在之后大小战斗的枪林弹雨中，他从来没有挂过彩。

在闽东时，陈挺和叶飞在寿宁县刘厝村遭遇两路敌军的袭击。为了掩护叶飞撤退，陈挺主动吸引火力，两路敌军集火追击。匆忙之下，陈挺当机立断，率 20 多名队员钻进山沟隐蔽，不料系在驳壳枪上的红穗子被敌人发现了，暴露了身形。他一路利用山岩与敌人周旋，带队撤退，最后藏在山涧瀑布底下一处半人高的水帘洞里，才逃过一劫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陈挺在一场伏击战中与队伍失散，直到半夜还未见人影。就在众人焦虑至极时，忽见他笑嘻嘻地回来了。原来，陈挺在危急之中躲进一条干沟，敌人始终未发现。

在另一场战斗中，陈挺颈部受伤，面颊上都是血迹。众人看得心惊胆战，而他自己却不以为意，一面大咧咧地用毛巾擦洗血污，一面说：“我从来不会受伤，最多擦伤一层油皮。”擦干净一看，果然仅刮开了一道小口子。

随着陈挺的战斗生涯越来越长，诸如此类的事迹也越来越多。渐渐地，“陈挺不会受伤”的传说成为军中一件罕事传开了，陈挺成了战友眼中名副其实的一员福将，这也成为了他军旅传奇中特别的一笔。



1984 年 7 月，部分坚持闽浙赣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合影。